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五

宋 家鉉翁 撰

宣公上

名接文公子匡王五年立是歲晉靈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故而書即位與聞乎故也或曰桓宣二公篡弑同而在位十八年書王不書王之有異何歟曰先儒評此者多矣桓公之弑東遷初年王道之不行未久也聖人於其在位十八年書王者四不書王者

十有四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也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有餘年霸政至是亦弛無與任討賊之事者故遂書王明王法以示萬世此論固已得之但桓宣之事亦有不得同者不必以例求也昔者魯慶父哀姜比而弑閔齊桓公赫然發怒二人者咸底于辟自是中國無篡弑之禍者四十餘年皆桓公威德之所覆也今襄仲敬嬴比而弑赤乃以是謀之齊惠惠入其賂田而許之仲歸遂弑嗣君併殺君之母弟立嬴

之子接是爲宣公仲與嬴固當坐首惡之戮使齊惠能率厥考桓公之遺訓拒而絶之彼賤妾賊臣何敢肆無所忌至於此是故春秋專討齊惠自子赤之卒及宣公之簒前後八書齊不間之以他事著其罪而討之此二弑書法所以不同也或曰若是者宣其無討乎曰繼弑君而書即位坐首惡也使宣公於得國之後正襄仲弑君之戮厚子赤之終葬以君禮則首惡之罪猶可少逭今受位于賊臣以賊臣爲恩巳而

莫之討葬君復不以禮又廹逐嫡母而歸之齊首惡之罪復何所逃故書即位以討之此則從魯桓弑隱之例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春秋書公即位繼書公子遂如齊逆女著大惡也國君繼世之初斬然在疚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弑君簒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弑君

也蓋請婚割地魯所以自結於齊者皆在遂與焉臣如齊之時故即位甫爾而襄仲隨有遣遂逆女之行未幾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弑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簒俾弑其君蓋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嗟夫如齊禀命而歸弑其君者公子遂也如齊逆女亦公子遂也如齊割地以賂者亦公子遂也春秋備書以見請婚割地弑君

簒國始終其事者此一賊之所爲誅齊也治魯也誅襄仲也治宣公也學者備觀前後書法而識春秋之旨所謂不加誅斥而義自見者也春秋雖爲魯諱而簒弑之惡亦不爲之隱也○春秋書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討遂也亦以治宣公也而左傳乃曰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何求經之淺邪左傳不明春秋用法之意類此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穀梁曰婦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也曷爲貶譏喪娶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愚謂夫人非大夫所得而以也遂挾齊以弑其君娶齊女爲簒君之婦魯之國家實制於遂書以者著其罪也喪娶固當譏而罪有大於喪娶者棄母於齊娶婦於齊是春秋所以誅也母哀姜也左傳目爲出姜哀姜文公夫人宣公之嫡母今所納婦姜之嫡姑也哀姜雖見棄于齊賊臣悖妾之

棄之非得罪於宗廟見棄於先君則猶魯夫人也故
春秋於子卒之後繼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於宣公始
立而書公子遂以婦姜至自齊言婦有姑之辭姑哀
姜也傳者乃目敬嬴爲姑大失春秋辨分之意而左
傳至名哀姜爲出姜是賊臣悖妾逆子可以出先君
之夫人左傳不明大義往往類此嗟夫此一齊也受
人之出母而與之以妻此一魯也棄母於齊而娶齊
女以爲之婦絶滅天理敗亂倫教遂使周公太公之

國而胥爲茂禮棄義之歸此春秋中年魯國一大變也是以聖人於文宣之際特書屢書十見之經誅魯之君臣而必及於齊蓋敬嬴襄仲雖蓄簒弑之謀非齊惠爲之羽翼無以成其惡也嘗泝魯國禍亂之源自桓莊以來家法壞亂妃妾私事權臣共謀爲逆如莊姜之淫於慶父謂莊公夫人也敬嬴之私事襄仲其始也不過相從於淫其極也遂至共謀爲簒般閔赤三君之死職夫人嬖妾淫亂之故有國有家者其可不以

是爲鑒乎

夏季孫行父如齊

案傳如齊納賂請會也昔者魯莊將終季友受託孤之寄鴆叔牙戮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孫也襄仲弑君叔仲惠伯死之行父乃爲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母今又爲之再使納賂請會有忝厥祖多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或曰自入春秋稱國以殺大夫者皆爲專殺今稱國以放大夫者亦謂之專歟曰殺之與放其事異也殺大夫是爲專生殺上侵人主之操柄故爲不可若放大夫放之使之念咎久將還之不爲專也但河曲之戰趙穿胥甲不肯薄秦軍于險若以是爲罪二人皆當逐今甲放而穿免趙盾實私之也胡文定謂桃園之弑盾與穿同志兆於此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愚謂魯君之位非齊惠所得而定也前此諸侯有為會而獎簒賊者皆無預於弑者也魯宣齊惠同惡相濟周有王晉有覇二君皆當相從於戮魯宣之位豈齊惠所能定哉書公會齊侯著其罪而討之也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為弑子

赤而賂也穀梁曰内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賂齊也或曰魯桓之弑君也入許田於鄭以求逭討春秋書鄭伯以壁假許田魯宣之弑君也入濟西田於齊以求外援春秋書齊人取濟西田書法所以不同何歟曰魯桓之弑君鄭不預也魯畏其來討以是為賂故書壁假諱之也魯宣之弑君謀雖出於襄仲事實成於齊惠故聖人直書其事誅魯之割地而逭討誅齊之受賂而黨賊其曰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

兩討之辭也或曰此與之彼受之經以取書與侵伐取地之取其無別乎曰濟西之取其罪有大於侵伐之取矣田者先祖受之於王魯國之封疆也宣公既簒人之國又割先祖所受之土疆以為齊賂齊恵既輔人之簒又受其賂田以為已有此所謂盜竊之公取視以兵取其罪又加數等矣

秋邾子來朝

或曰桓公之簒國也滕侯以二年來朝春秋猶降其

爵而稱子今宣之篡也邾子即以元年來朝春秋何以獨無貶乎曰罪有大于此者故其小者未暇責也宣之簒弒齊惠實使之爲之復妻之以女受其土田之賂而爲之外援周若有王齊惠當爲首戮今未有能討之者則小國之朝何誅譬之大盜据要會法當先討彼穿窬者姑置勿問焉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或曰楚子書爵鄭伯書人非一襃一貶之所係乎曰

鄭書人貶也楚書爵非褒前年冬宋鮑弒君簒國晉
以諸侯之師伐之取賂而還鄭穆公知晉之不足與
遂受盟於楚若穆者可謂知所好惡異乎他人去華
而即夷者矣使其從楚之後能以楚師伐宋聲罪致
討宋人必能以鮑爲戮更議立君則穆公不失其從
楚之初志今乃與楚子俱侵陳遂侵宋此抗衡中夏
之師非討亂之師也故鄭伯書人以貶其後穆公卒
能自以兵伐宋有大棘之勝春秋與之楚書爵正其

始封之子號義已見僖三十一年盂之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趙盾帥師救陳及宋春秋惟書救陳與其能救陳也不書救宋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弑君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皆純於爲義然弑君之賊夫人皆得而討之也楚討之晉救之是故春秋不與其救與

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不言晉會四國于棐林而言四國之君會晉師于棐林嘉四國之來會也晉靈不君内忌其臣之專恣其臣不臣復内憂其君之作難亂將作矣前日救陳意不在陳假兵權以自救也今日伐鄭意不在鄭假兵權以自衛也比歲諸侯多散而從楚而四國之君自能去夷即華非晉靈趙盾足以來之也觀乎此見春秋爲中國謀不爲夷狄謀雖惡趙盾而未嘗絶晉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案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穿侵崇秦不與成吁晉計若是之拙何歟晉欲求成於秦發一乘之使述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者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不然何拙謀之若是當國者略不裁而正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

或曰今年秋諸侯會伐鄭春秋爵之今晉及宋復伐

鄭春秋人之何哉曰此一事而前後貶襃不同之例也鄭叛華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以篡今復偕宋伐鄭私也前日之爵諸侯襃諸侯也不及晉今而人晉及宋俱貶之也宋負弒君之大惡不能討而楚討之爲趙盾者當内知自愧乃更率弒賊以伐鄭春秋是以有貶蓋鄭可伐也爲宋而伐鄭則不可也故伐鄭則爵之爲宋而伐鄭則人之此一事而有先後襃貶之義者也論者乃謂晉數出

兵不能有成以是爲貶非春秋經法之所在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春秋諸侯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求得則喜爭欲則怒喜怒之以正者鮮矣若鄭穆公者可謂知所怒而怒是以爲春秋所録始晉人以諸侯伐宋討子鮑之弒君既乃受賂而還穆公怒而去之即楚將以楚師討宋怒得其正者也楚不能爲之特出師而率之與俱

侵陳及宋穆之志未獲伸今自以其兵伐宋敗其師獲其命卿之爲主帥者鮑所與共爲逆之人也當時諸侯見善之明爲之之勇如鄭穆者幾人哉春秋書敗書獲録鄭人之能討隣賊也左傳以爲鄭受命于楚而爲此役此以一時事傅會爲之説耳蓋討宋者鄭穆之初意不盡出於楚

秦師伐晉

胡文定曰晉用師於崇乃趙穿私意無名之師也故

書侵秦人為是興師以報晉則問其興師無名之罪故書伐此言書侵書伐之為襃貶但春秋侵伐所以起義本謂輕兵淺攻為侵全師深入為伐然亦有動大師伐國而僅以侵書者貶其用師之無名而少之耳有輕兵淺攻而以伐書者著其出師之仗義而能有成功也如晉人合十八國之師以伐楚伐也而書侵楚次于召陵貶其無能有成也又如衛人以孤軍侵晉實侵者而書伐晉為不義有以名其伐也似此

類甚多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或曰據左傳四國大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報之是乎不報是乎曰鄭叛華侵之可也以報大棘之役則不可也大棘之戰鄭穆公毅然以討隣賊爲事勇於義者也晉不知自愧猶欲爲宋報鄭春秋是以貶四國之大夫皆書人亦貶之也是時晉靈巳長頗惡趙盾之專有意除之盾託爲伐國久據兵權故棐林之

役楚囚解揚晉師即還是役也與鬬椒遇即謬爲之辭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復去之盾本無欲戰之情姑擁兵自爲衞耳由是觀之盾不弑君君必殺盾左傳乃曰晉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於楚何失實之甚邪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靈公也成公立

春秋爲誅亂賊而作也弑君惡之大者人莫有非弑君而春秋加之以弑君之罪者也初晉襄將終託其

孤於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其屬於盾者爲何如盾乃與諸大夫共謀求君於秦已而復自變其初說禦秦兵而立靈公盾謂晉靈德已不知其反以爲憾也於是君臣相疑交相爲備堂上之甲方興桃園之攻隨至彼靈固已在趙氏罝網之内雖欲無亡得乎愚謂趙氏所以謀其君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齊商宋鮑篡國弒君晉爲盟主所當治也靈公幼弱盾爲政合諸侯將有討於齊宋已

而受賂不惟不討又爲之定簒竊之位靈未有知盾實陷之於惡耳愚於扈之會盟知盾有他志不能事其君矣義又詳見昭十九年許世子弑君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春秋自僖公以後書卜郊不從者有之矣今一書十有六言辭煩而不

厭者著始郊而天示之譴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矣天道雖遠稽之人事而可知宣公弑君簒國歸嫡母於齊娶齊女以爲婦逆理亂常肆行罔忌持是饗帝亦有譴而已矣公羊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謂天道闇昧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公羊謂配饗之甚

善但諸儒之論多謂魯以文王爲所自出之祖以周公爲始祖惟明堂位所言謂魯人郊天亦以稷配姑存於此更考之義又見僖公三十一年

葬匡王

桓七年而後葬譏緩也匡王四月而亟葬譏速也緩葬慢也速葬簡也春秋是以書餘崩義見隱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蓄僭王之心爲日久矣陸渾近于伊洛去王城不

遠不聞其爲王室患也而楚一旦伐之其志不在於戎假伐戎以窺周室也傳謂其觀兵中原問鼎之大小輕重蓋乘晉國衰亂夏盟乏之主將以求其所大欲春秋書楚子伐陸渾之戎爲中國憂也爲王室慮也論者謂楚子使椒來聘爲春秋漸進夷狄此伐陸渾問周鼎亦謂春秋漸以進之可乎義又見文公九年

楚使椒來聘

夏楚人侵鄭

此鄭復從晉爲楚所侵也晉靈不君惟貨是徇由是失鄭今成公始立雖未有大過人而鄭遽舍楚而即晉蓋貴華賤夷人心義理之同然非威驅勢迫所能得也不然趙盾之合諸侯之師以伐鄭略無成功今息兵踰年鄭何爲而自至乎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子侵鄭惡楚莊圖霸之急也

秋赤狄侵齊赤狄始見

自桓文創霸南之楚北之狄有所憚而不敢肆今晉

霸既衰楚狄復交爲中國患而狄也忽分爲二有赤狄焉有白狄焉皆踴躍尚兵不相統一而實有向衰之漸春秋於此著赤狄白狄之號言夷狄之分乃中國之福也其後晉人滅赤狄潞氏殘其種族因其分也漢唐之夷狄大率皆以分而弱弱而敗亡先儒有以赤狄爲唐叔之子孫似未然詳見下十五年晉滅潞氏

宋師圍曹

宋武氏奉昭公子將有討於鮑事不克昭公子復爲鮑所殺於是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至是宋圍曹以報之宋鮑負簒弑之大惡晉人尸覇而不能討討之者鄭也曹也故大棘之戰春秋書以録鄭之功宋師圍曹春秋書以著宋之罪或曰何以見春秋之罪宋曰春秋諸侯侵伐圍入其事實繁有傳書之而經略之者傳略之而經書之者皆有深意存焉宋有大罪未討而以兵伐人春秋書之即所以

惡之不待貶斥而見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自僖三十三年立凡中國會盟征伐無不預也至文十七年晉以諸侯之師討宋人之弑君者受賂而還蘭於是去而從楚晉屢伐而不爲之下也今楚伐陸渾窺伺中夏問鼎之大小有僭王之心蘭即舍之而從晉意其爲人知義而有勇故能於楚莊盛强之日自拔以從中國可謂得正而斃矣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之法有事大而書之略者有事小而書之詳者事小而書之詳將以垂法于後也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葢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惟學問君子而後可語也以此聖人亦因莒郯之事而垂訓焉耳夫莒郯

所以爭爲不平故耳齊魯欲求其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之於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莒之不肯宜哉而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已之不平而求人之平況又因以爲利其無道亦甚矣春秋書公及齊侯平莒又書公伐莒取向則此事自初迄終皆出魯宣之意書之所以責之也以濟西賂齊而取償於莒此宣公之本心也

秦伯稻卒

秦之卒葬不盡通諸夏故史之書也略或名或不名或葬或不葬秦不以告而史缺書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陸淳曰公子宋弑君之賊其惡易見歸生從其為惡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蓋為此也胡文定曰歸生與公子宋俱為貴戚之卿同執國政歸生又嘗總大

師握兵權聞公子宋之逆謀不能舉覺又懼譖而從
之故春秋坐之以首惡之罪合二說而經旨見矣但
左傳於此而爲之著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
臣臣之罪也其意謂稱國以弑唯書君名爲君無道
明著弑君者之名氏爲臣有罪諸家多引用其說愚
以爲春秋誅亂賊之書弑君而名賊者十之八九書
國書人者十之一二然亦因一時之事而爲權衡君
雖不君臣必如湯武之聖哲而後爲仗義茍惟不然

終無以遁首惡之罪左傳著義未備懼為後人之惑故不得不辨義又見成十八年晉厲公之弒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曰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愚謂宣所以篡齊輔之也既得國而免於討齊庇之也割地以賂之卑躬以事之靡所不至而齊之責報殊未已也明年公復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危且辱不

得避也自是公五如齊春秋皆備書之非惟危公亦以正齊侯黨簒受地脅昬之罪

冬楚子伐鄭

或曰三年夏楚人侵鄭春秋不與也今楚復伐鄭春秋若與之何哉曰三年之侵爭諸侯於中國也今年之伐則異是鄭歸生弑其君當討也晉宋齊魯皆黨弑其君者視海内之惡思相爲濟故歸生之弑諸侯大國莫有過而問者而楚人忽以兵加之彼雖不爲

討賊而來而春秋治亂賊之法夫人皆得而討之楚於此時而討鄭以兵故不待以夷狄憑陵之例惜其具文出師不能明正亂賊弒君之典春秋無深褒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義見去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作子叔姬

子叔姬者或以爲同母姊妹或以爲時君之女二者必一於此矣義已見文公十二年穀梁曰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

不與夫婦之稱也諸侯有嫁女於大夫者矣而高固
之求昏魯女則以迫脅而得之也公如齊高固使齊
侯止公如齊止之而求昏止之云者止而脅之也閭
巷之人爲強有力者脅之而昏且猶不受而況於堂
堂之魯國乎脅而求昏已爲不可而又以鄰國之大
夫而伉禮於望國之君其所以陵暴魯國者至矣宣
公因齊之力篡弒得國固不以是爲辱魯之宗社重
爲之辱矣烏乎以千乘之國出涕女于吳且猶羞之

而況於女鄰國之大夫者乎春秋書高固來逆子叔姬又書高固及子叔姬來責魯也責齊也正高固陵犯人之罪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來逆叔姬猶曰親迎但不當以臣伉君春秋是以書今禮成未幾復與叔姬俱至傳曰來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

固遂與叔姬俱寧蓋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髙固

列國之卿非有公事而挾婦俱來齊惠小人實使之

爲此耳前日以臣伉君猶以爲未足更使之挾婦俱

來以要魯宣固無所慊魯之朝廷宗廟實重爲之辱

春秋是歲自春徂冬纔書此事可以見聖人意矣

楚人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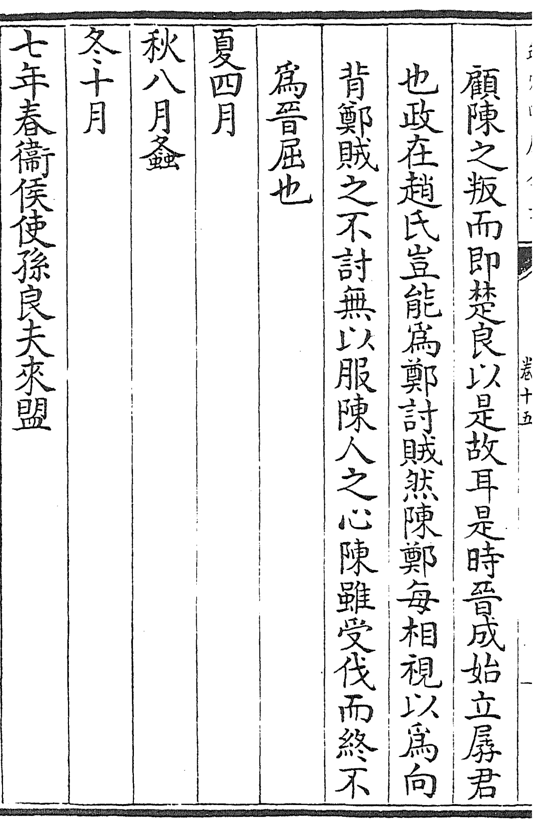
據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或

曰書楚伐不書晉救其不與晉以救乎曰然鄭歸生

弑君晉當爲鄭出師討弑君賊今既更歲因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爲鄭討賊即所以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此責晉也或曰陳叛晉即楚晉之討之亦有弗獲已焉耳春秋何責乎曰陳之叛晉即楚以鄭故耳鄭穆公之暮年棄楚弗事而託身於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拯其危急曾未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坐視莫之



顧陳之叛而即楚良以是故耳是時晉成始立孱君也政在趙氏豈能爲鄭討賊然陳鄭每相視以爲向背鄭賊之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爲晉屈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曰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魯宣因齊而得篡不事晉幾年矣晉將有討衛人知之是以來告欲魯之預于會也因而爲此盟或曰大夫來盟諸侯僭乎曰否彼以善意來因而爲此盟非若齊晉之大夫挾其強大脅魯國而求盟者比也是故無譏

夏公會齊侯伐萊義併見大旱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狄爲齊患齊不能伐萊何負于齊而伐之不過爲逐利計耳而又要魯人俱出師由前日伐莒取向有以名之耳取向魯之利也伐萊齊之利也齊魯交征利而百姓坐受其毒去年秋螽今兹大旱而爲鄰國興無名之師伐無罪之國以自戕其人春秋繼伐萊而書大旱志其不恤天災而輕用民力所以貶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或曰是會也據左傳王叔桓公臨之春秋不書何也

曰王人董會所以光霸業也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而臣專政亂於内威褻於外霸權盡削諸侯散而他從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偪強東夏而不能正成公新立政猶在趙氏乃強合四國之君以爲此會屈王叔下臨欲以踵桓文之盛烈多見其不知量也左傳謂晉成之立公不往朝晉人止公于會以賂而免夫晉成尚不能朝王而責望國以朝已僭也晉襄嘗責衛侯之不朝而其臣勸使朝王于溫夫然後以兵加

于衛所惡於下無以事上霸國所當知也晉成孺子不足深責斯皆為政者之罪也春秋不為公諱誅晉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公羊曰譏有疾乃復也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休云以喪喻疾也喪尚不反徐行以俟君使人代巳而況於疾乎蓋古有奉君命出疆遇疾而死

以尸將事者故諸說多從之愚觀春秋所以書蓋著襄仲之死於齊也仲之罪在齊今死於齊天也後八日敬嬴亦死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春秋明天討以正亂賊之罪其不爲有疾而復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翬弒君去族示貶此春秋誅亂賊之常典也自仲遂弒君春秋雖累著其事而未之討也今因其死始明正其罪去其族而誅之以垂示後世是義也惟公穀

知之公羊子曰遂何以不稱公子爲弑子赤貶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是以於其死乃貶穀梁亦曰此公子也其曰仲者何疏之也何爲疏之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二說得春秋之意矣胡文定乃以爲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所以季友仲遂之卒書季書仲愚竊惑焉夫季友仲遂之於僖宣二公雖皆有援立之功而季友以忠勤見稱仲遂則弑君賊也二君雖以私情厚於二臣而

春秋録善誅姦之筆判乎不同恐不得執季友之例

蓋仲遂之誅所就者少所損者大其非春秋之意乎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或曰子謂仲遂卒于垂爲春秋去其公子之號以示

疏絶固也既誅之于前而復戚之于後而書壬午猶

繹萬入去籥何哉曰去公子而疏絶之春秋之公法

也萬入去籥宣公之私恩也在禮公族有罪致刑于

甸人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此誅之而猶

戚之厚之至也聖人之意若曰祭而必繹禮也繹而必樂亦禮也今去籥而爲萬不成萬矣不成萬則不成繹矣與其不成繹曷若請于尸去繹以示變蓋公法行而私恩不廢者春秋忠厚之意非爲仲有援立之勞特爲之厚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或曰僖公成風與宣公敬嬴之僭號夫人同乎否乎曰均爲僭而其事異莊之正妃曰哀姜以淫亂弑君

死于齊喪雖歸不得祔爲其得罪于宗廟也僖於是
禘于大廟而尊其母爲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
哀姜不終則僖公亦未敢遽爲此今敬嬴之事則異
于是文公之夫人子赤之母宣公之嫡母也敬嬴以
嬖妾私事襄仲而屬其子焉文公卒仲爲亂弑嗣子
赤而立敬嬴之子接是爲宣公又與仲共謀逐嫡母
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號與僖公致其母爲夫人其
事殆不同也蓋哀姜得罪宗廟義不得祔而文公夫

人無罪于魯為賊臣悖妾所逐義不得絶豈得與莊姜同例而嬴氏與其子弑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春秋之書法輕重不同也烏呼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死王室不競中國無霸彼得以肆行而無所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八日嬴隕于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春秋書之不加貶斥其義自見此春秋奉天討行王誅之事也或曰春秋

爲誅亂賊而作也敬嬴惡如此猶得僭夫人之稱乎曰夫子魯人於魯先君之母義不容廢黜然仲與嬴之死前後聯書討仲所以討嬴也前既書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子遂以婦姜至自齊則婦姑之分已定姜雖歸于齊猶魯夫人也逆妾豈得而僭其名號哉莊公夫人哀姜也文公夫人亦稱哀姜左傳不明大義目之曰出姜今正其名曰文公夫人庶以別於莊夫人之哀姜餘義又見僖公之成風桓公之仲子

晉師白狄伐秦

殽之戰曲在秦令狐之戰曲在晉中間兩國俱息兵而趙穿輒興伐崇之師是致秦人復以兵加晉趙盾不知自反乃率白狄伐秦狄方為中國患晉又從而羽翼之罪在晉矣秦雖介處西戎穆公餘化在人且有大德於晉強臣無狀率白狄以伐之春秋不與也是故書晉師白狄伐秦不復以及字偶晉於狄亦狄晉耳

楚人滅舒蓼

荊舒爲中國患其來遠矣荊日盛舒日微乃復屬于荊僖三年徐人取舒爲中國撓楚也比吳之與舒往來叛服於吳楚之間種類不一有所謂舒蓼舒鳩舒庸者焉傳注以爲文五年楚滅六與蓼蓼即舒蓼乃臯陶之後既滅而復興今又爲楚所併其後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二十五年又滅舒鳩春秋書之不遺豈以其爲明德之後書以著楚人滅國之罪乎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卜葬先遠日辟不懐也二說不同然春秋所以書非持譏喪不如制亦紀變異垂訓戒也胡文定以敬嬴弑嗣君立其子逐嫡母篡夫人之位葬而雨以著咎徵於是知有天道而木

訥引定公葬而雨文姜葬而不雨以非之此亦強爲
異耳夫凶人作凶事而咎徵隨之者理之常也亦有
不盡然者理之不可常者也聖人惟其常不惟其不
可常如敬嬴者罪盈惡稔幸而得沒於牖下及其葬
雨不克葬凶德與咎徵參會非譴而何訥何庇焉或
曰葬而雨遂葬乎其當且止乎曰國君之葬其親潦
車蓑笠所以備雨者有司之常事夫豈不能辦然當
變異驟至亦有非人力所能勉強而就事者與其誠

信不至自愧悔於他日不若稍止而緩定庶無遺憾焉耳故左傳之說有不容盡廢

城平陽

城有不時而書者亦有城要害之地而書者初不必專以時不時爲拘也城平陽左傳曰書時也但謂王正爲周王正月者左傳也言水昏正而栽者亦左傳也此十月城平陽若以周正爲斷乃是今之八月是時水星不應昏正何以謂之得時若以夏正爲斷則

此十月正是北方七星昏正之時以是而觀見左傳

元不能守周正之說而春秋行夏時也審矣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

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

見者也宣公嗣世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再

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至深罪之也下逮戰國時周衰益甚齊威王往朝於周天下皆賢之而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叛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微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胡公之説善矣以其發明春秋比事之旨故備録之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公羊以根牟爲邾邑魯取之取邑也杜氏以爲東夷國琅邪有牟鄉是其處魯取之爲滅國矣二說不同木訥謂伐莱取根牟皆齊事但中間隔一秋字耳此說固可通須得東莱境内有牟鄉牟縣之類夫然後爲信要之此亦經疑姑置義又見隱公二年無駭入極及成六年取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胡文定謂春秋所書乃與晉畀陳之辭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愚謂觀經旨實不見聖人有與晉畀陳之意自晉成之立諸夏聳觀冀其必能改紀爲政一反前人之所爲討宋魯之弑君以風厲天下修文襄之霸業以懷來諸侯義聲所加齊楚自當畏服今不能然惟以爭陳鄭爲當務之急夫陳鄭豈樂於去華即

夷正以楚師日夜至懼不克自保焉耳晉不能制楚
惟欲服陳鄭不能拯人之急惟欲人之從已此亦不
義之至而胡公許之以自反而有禮愚不知其說也
蓋晉楚之爭陳鄭十有餘年春秋皆所不與楚夷也
春秋每致其猾夏之憂晉故盟主也春秋每望之以
攘夷之事攘夷所以安夏非爭諸侯也夫豈暴殘小
國朝夕用師以求其我從如荀林父趙盾郤缺等輩
之所爲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成公也景公立

魯宣藉齊之力以簒其君專意事齊嘗爲晉人所辱黑壤之會既不預盟扈之會遂與晉絶不書葬魯不會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侯鄭衛之罪人也初奔而歸殺叔武再執而歸殺子瑕已不能君而戕骨肉以逞其廢辱之憾削其葬所以貶也

宋人圍滕

是秋滕子卒曾未數月宋人圍滕乘其喪而伐之耳非惟乘滕之喪亦乘晉之喪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或曰楚三伐鄭或書爵或書人何也曰書爵以正其始封之號而抑其僭名彼其勢方盛儗於王不得不抑之非進之也書人其君不出其臣帥師以來耳蓋

書爵書人以爲襃貶者中國諸侯之例楚既僭號自王書子乃所以抑之四夷雖大曰子奚其襃乎曰五年楚伐鄭荀林父救之春秋不書救今而書救何也曰楚之初伐鄭也人謂其討鄭人之弑其君者必將以歸生爲戮既而再以兵加鄭但欲鄭之歸已於弑賊皆無所問則其伐鄭自爲其私耳鄭人告急晉於義不得不救且黨惡之盾已老今爲政而救鄭者乃郤缺也故於是而許之以救

陳殺其大夫洩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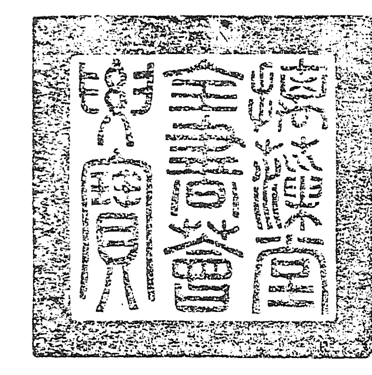
左傳及穀梁皆謂洩冶以直諫而死春秋之書之以見陳侯平國見弒及楚人滅陳之端所以録忠諫也而杜氏乃曰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其名此以書名書字為抅至於貶忠諫以從凡例說經之大弊也胡文定似有取其說乃曰仕於昬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宋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邪不食其禄如叔肸善矣如此則同姓異

姓立人之朝者皆全身遠害而去諫諍之官可以無設矣至於木訥則又甚焉曰言於君而無益徒自取禍不若括囊無咎無譽也又言薦圭璧於泥塗固已踈矣而觸虎狼以取死庸得爲智乎此洩冶之死聖人所以名之大宰皆執書名之例而强求聖人之意夫洩冶立乎人之朝位爲大夫以爲無官守言責不可也陳靈與孔寧儀行父宣淫于朝冶之諫之亦盡其職分之所當爲不幸見殺死于忠也杜氏乃謂冶

直諫亂朝以取死故爲春秋所名是亂朝不可直諫必治朝而後可諫乎自古以直諫而死者如龍逢比干多在昬亂之朝亦謂二子不當以直諫而死爲不知乎三仁所以並録於聖門以其所行皆合於義耳夫豈以死者爲不知必全身遠害而後爲知乎此不過因書名書字之例而曲爲之説愚恐士大夫持此爲全身遠害之張本故備論之大率洩冶非世族大夫之以名字見者非名無以傳且名之與字在當時

已不容深辨況千載之後欲以此求春秋貶褒之意豈非說經之一大弊乎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五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四十八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説卷十六　宋　家鉉翁　撰

宣公下 定王八年晉景元年楚莊十五年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或曰齊人歸疆於經凡三見惟此書法特異以我繫田春秋殆亦有意乎曰此爲賂田來歸而書故與其他歸疆書法特異葢天道十年而一周人事十年則

必變魯桓之簒隱也歴十年而無討春秋於是歳始
書王以正之其冬三國來伐春秋爵以褒之爲其能
以兵向逆人之國也今魯宣之簒亦至此十年矣天
王無討方伯不問齊人忽以賂田來歸春秋書齊人
歸我濟西田非爲賂田來歸而追齊人之討也亦非
爲賂田來歸而釋魯人之罪也葢以十年之久天理
必復齊人知罪之所在而自舉元田以復於魯天實
使之非人力所能爲也自是不數月齊惠忽以死告

天道至是一周彼其惡亦稔矣春秋書法所以特異於他者明天討也或曰魯宣其無討乎曰魯宣其首惡者也齊惠其黨惡者也春秋之討罪也必誅黨惡之人天道之禍淫也亦必誅黨惡之人襄仲敬嬴雖內蓄簒弒之謀然非齊惠主之彼無以成其惡赤齊之甥也殺之而立接姜齊之女也出之而立嬴凡皆齊惠之所爲反道敗常絶滅人理今十年之久迄正天誅春秋於賂田來歸之後書齊侯元卒著其伏辜

而死也論者乃謂春秋録齊侯之改過夫旣黨人之亂臣使之弑君簒國罪盈惡稔天誅將加乃欲以歸賂田自解是猶盜賊殺人而歸其財得謂之改過乎春秋討之而非錄之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義見上歸濟西田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以爲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因惠死而

逐之書崔氏非其罪也愚以其歲月考之是歲至杼

弑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

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疑非崔杼之身或其父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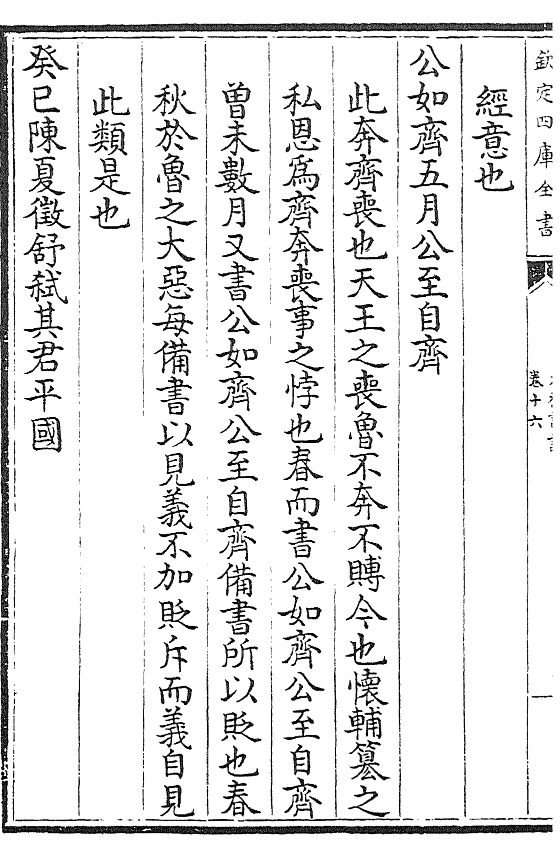
族皆未可知春秋繼齊惠之死書崔氏出奔誅高國

也君身未寒而逐君之黨併及其族無君也推是心

以往亦何不爲宣殁而魯人逐歸父惠死而齊人弃

崔氏皆無君也春秋之書之乃防微杜漸之意不爲

崔氏與歸父而書也傳家以爲書氏者志其無罪非



經意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此奔齊喪也天王之喪魯不奔不賻含也懷輔冪之私恩爲齊奔喪事之悖也春而書公如齊公至自齊曾未數月又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備書所以貶也春秋於魯之大惡每備書以見義不加貶斥而義自見此類是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或曰君無道見弑稱國以弑傳例也齊懿奪閻職之
妻刖邴歜之父以是見弑春秋書齊人弑其君商人
陳靈朋淫殺諫罪浮于商人弑者以氏名書何邪曰
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
以治平國也杜元凱以爲陳靈惡不加於百姓故稱
臣以弑此爲例所拘強求其說失之遠矣或曰是時
諸侯弑君者四國魯之宣宋之鮑罪兼簒弑者也鄭
歸生以一朝之忿犯上作亂夏徵舒不堪朋淫之辱

以取覆亡是四人者使當夫子之世沐浴請討宜當何之曰宋鮑魯宣宜先討者也歸生其次也徵舒雖有弒君之罪亦有可憫之情楚莊苟欲伸討弒之義當先討宋魯之二弒否亦當正歸生之戮今捨其大而治其細末又因以爲利此逐利之師非討逆之師也學春秋者當首辨乎此義又詳見楚入陳

六月宋師伐滕

宋鮑聞晉之多故而用師於滕圍之末服又從而伐

之末必無宋襄執嬰齊之心襄且不能有成而況於

鮑乎春秋之書之所以貶也胡文定謂宋大國爵上

公霸之餘業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

伐小國論則美矣而非所以責宋也夫仗義者可以

伐不義無瑕者可以戮人宋鮑乃弑賊之末討者責

弑賊以討弑賊非春秋垂法示後之意也鮑弑其君

而篡之罪浮於徵舒而望其能討徵舒萬萬無是理

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四國伐鄭以其貳於楚也春秋皆人之人四國所以人晉也夫躬天下之難而後可以責人之從巳未聞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難從也齊桓晉文所以得諸侯以其内奬王室外攘荊楚救災恤患汲汲乎躬天下之難諸侯有所恃外夷有所畏是以得成其霸業自晉襄之歿靈成景三君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

盛強北向而爭諸侯今日侵陳明日侵鄭甚者觀兵中原將逞其所大欲晉人僅出偏師復畏避退縮不敢輕犯楚鋒惟伺楚轍之南釋憾於一二小國今又合諸侯以臨鄭縱能得鄭保楚師之不再出乎是所謂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難者也或曰當是時何者為難何者為先曰翦篡鋤兇霸政之最先者也自趙盾為政宋齊魯皆嘗弒其君而篡國盾內有所慊一切置而弗問今郤缺為政苟有志於求諸侯當先治

諸侯國之弑其君夫然後名正而辭直義立而威行不知出此乃率三國以伐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之霸業從是愈衰國無人焉耳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曰稱王季子貴也母弟也魯宣即位于今十年僅一遣蔑如京師而王隨使貴介弟報之王之遇魯可謂厚矣而宣也惟知屈已於齊所以事王者蔑如

也胡文定曰宣公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之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葬縱未舉法勿聘可也而使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此論固正愚以爲魯則有罪而不可以此責王也周自惠襄而降日趨於削介弟聘魯猶曰厚往薄來吾以懷諸侯也王益謙魯益慢魯實可誅春秋比事而書責魯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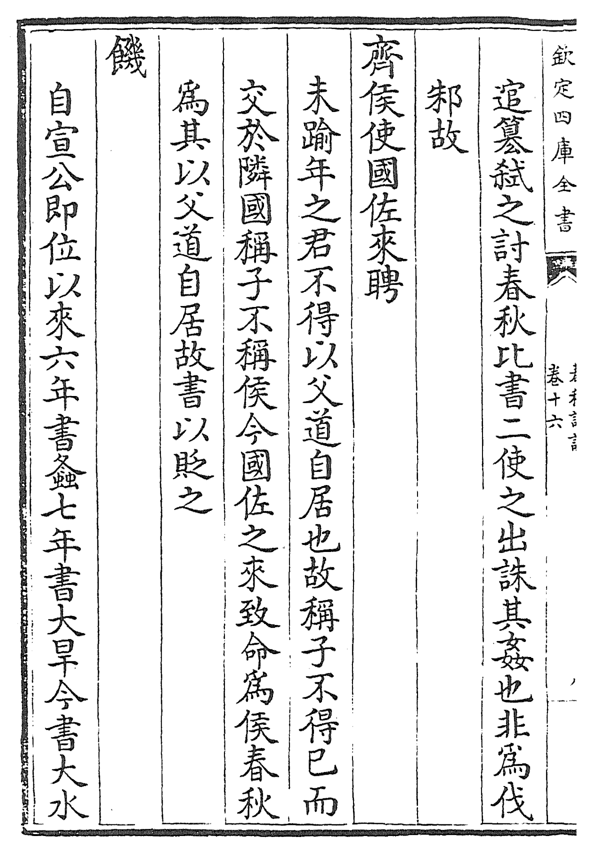
滕何負於宋而宋伐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侵之皆由中國無盟主強陵弱衆暴寡而莫之或禁也胡文定於宋之伐滕魯之伐邾皆責以不能討陳人之弒君者愚以為非所當責而責也宋鮑之弒昭魯宣之弒亦皆弒其君而篡其國有帝王在上必誅而不以赦者也陳靈淫於夏氏為徵舒所戕陳靈固有以自取徵舒之罪猶下於宋魯之二弒賊今責二弒賊以討徵舒是為以亂治亂其無乃不可行乎

大水 義併見後饑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未返而歸父復如齊左氏以爲伐邾故非也行父如齊以頃公初立而往禮之常也歸父如齊則宣公使其私暱臣布腹心於齊侯非禮之常也歸父者襄仲之子厥父弒齊甥而立宣公齊惠實爲外主今頃公新立懼有討焉故使仲之子如齊重致卑屈以



逭簒弑之討春秋比書二使之出誅其姦也非爲伐邾故

齊侯使國佐來聘

未踰年之君不得以父道自居也故稱子不得已而交於隣國稱子不稱侯今國佐之來致命爲侯春秋爲其以父道自居故書以貶之

饑

自宣公即位以來六年書螽七年書大旱今書大水

復書饑咎徵頻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旱而書大旱水而書大水以變常書也水旱所及者廣是爲變常宣以臣而弒其君以子而逐其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爲水旱之災百姓重受其虐春秋書之以垂戒於後

楚子伐鄭

胡文定謂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爲貶辭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爲直辭愚謂經固有辭同而義異者此

楚子兩伐鄭無不同也春秋自比歲以來憂夷楚之
遂霸中國是以正其名曰子所以抑其僭號示天下
共主在周夷狄不得干也故其憑陵中國也自將則
書楚子其臣將兵以出則書楚人非褒貶之所在也
蓋書爵書人在中國諸侯則爲褒貶楚既僭號自絶
於王春秋書爵以正之非所以褒之也此兩伐鄭皆
貶辭非直辭也若曰九年郤缺救而得書此年士會
救而不得書則義各有在郤缺始爲晉政而出師救

鄭敗楚柳棼與其能救也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歲鄭即從楚是故略而不書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此陳鄭俱服于楚中國之憂也而陳止齋乃云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與楚以霸愚竊未敢以爲然也春秋以攘夷狄爲事不與夷狄以霸中國也而楚又夷狄之僭王者春秋攘斥之不暇孰云與之以霸

乎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著四夷之子國而僭居中國侯伯之上紊内外之辨也亦以早從夷之二國也蓋齊桓晉文所以大有功於當世以其内奬王室外攘夷狄有以大服諸夏之心是故與之以霸楚曰以僭王窺周為事春秋大經大法在於斥絶之而已矣何與霸之有哉而况是時陳人專意從楚自同於夷有年數矣今而陳國有難楚當為之討賊彼徵舒特一匹夫耳即辰陵之會名而戮之何難乃特為是

滅國之端利而爲之詐而成之夫豈春秋之所與乎

大宰僭王之楚不可以霸中夏彼僭王而許之以霸

是二王也讀春秋者謹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前伐邾取繹與此會齊伐莒皆以歸父將此歸父爲

國生患求多於小國春秋之書之所以誅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楚夷也而盟陳鄭于辰陵求霸中國也晉霸國也不

能輯和諸侯乃會狄于欑函比事而觀晉之卑亦甚矣或曰晉自靈成以來非楚之敵度德量力無亦春秋所與乎愚以爲楚固前日之楚晉亦文襄之晉也文襄用之霸中夏而有餘靈成用之自保其國而不足亦存乎人耳由趙氏秉政諸大夫各私其私莫有以國事爲已任者君庸臣專如負烏獲之力而弗克舉鼎非其力之不足也春秋書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繼書晉侯會狄于欑函比事以見貶斥其義甚

明也春秋中年多比事以見義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孔寧儀行父于君弒之後懼罪奔楚）

或曰楚莊以諸侯之師伐陳討夏徵舒弒君之罪春秋不書楚人伐陳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繼書楚子入陳又繼書納孔寧儀行父于陳曰殺曰入曰納其旨安在曰春秋不與楚以討賊之義也夫所謂討伐義而往奉辭而伐誅其人定其國而去之已無所利

焉是之謂討今楚莊入孔寧儀行父之邪謀以詐而襲陳以利而出師縣其土不能得則納其首禍之人始乎詐終乎悖春秋書殺書入書納不與楚以討賊之義也蓋陳者楚之與國背華即夷幾年于茲晉人招之不來伐之不屈託國於楚者也今陳靈見弒為之討賊非楚而誰乃仗義以爲利幾欲覆亡人之國討賊者不如是也而況夏徵舒陳之一匹夫本非秉權用事之人君無道汚於其家彼不勝忿起弒之非

若魯襄仲鄭歸生晉趙盾弒君立君威行中國必待外兵而後可克也楚莊有意爲陳討賊即辰陵之會名徵舒而戮之陳無事矣乃於既盟之後遽興掩襲之師入陳而遂縣之仗義以濟利假信以行詐此春秋之所甚惡也幸而從申叔之言事弗獲逞猶納其朋淫首禍之人俾復爲政於陳國則其區區本心猶在於利特畏晉兵之來救是以亟舍之而去非知其不義悔之而不爲也故曰楚之入陳乃逐利之師非

討逆之師也是役也楚以諸侯之師伐陳春秋不書楚人伐陳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言徵舒不待兵而可取也繼書楚子入陳言徵舒已死楚猶入陳其志不在徵舒也又繼書納孔寧儀行父于陳言其黨惡崇姦以亂濟亂行狄道於中國也書法較然甚明而諸儒競謂春秋與楚莊以討賊何偏見若是乎齊桓晉文靳靳以明義自見徒以執心不純聖門學者猶羞稱之楚莊行狄道於中國而謂春秋與之以霸無

乃辨之有未明乎○其後楚靈滅陳與蔡一踵莊之所爲仗義以行其大不義祖宗之所爲子孫胥而傚之以是殞身覆國其所由來者漸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賊討書葬固春秋所以垂法然亦有不容例觀者陳靈之葬是也靈死迨今二年始以葬書蓋孔寧儀行父爲之葬之彼以淫亂見弒今復爲淫黨所葬非國人葬之也春秋繼孔寧儀行父之歸而書葬義蓋在

此非爲賊討而書也

楚子圍鄭

比歲晉楚爭鄭春秋皆不與也晉不能宗主夏盟恤災救患惟欲小國之從已楚不能削去僭號守禮尊王惟求稱霸於中夏春秋實交責之而責楚爲甚故數歲以來楚用師於陳鄭宋春秋一以楚子書志楚莊負恃才智窮兵日夜不息目其身而責之非爵也是役也左傳謂楚克鄭入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

莊退三十里而與之盟蓋晉師已起楚聞之而亟去

非得鄭而不取也

夏六月乙夘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論者謂邲之敗春秋遂與楚以霸愚竊以爲不然也

春秋固責晉矣而未嘗與楚也是役也晉出師救鄭

而春秋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戰不以救鄭書以其

緩不及事鄭既屈服於楚無救鄭之實故不與之以

救鄭之名蓋責晉也非與楚也晉前此救鄭及陳僅

出偏師實無戰楚之心今也諸侯卿皆行兵勢甚壯而林父逗撓不進惟譽楚之強盛倡衆退師於是諸卿之在行者皆無戰情兵未交而氣已索其稍知自奮者先縠一人耳傳所載先縠之語辭直而氣壯國之良也羣帥嫉之此外魏錡趙旃皷勇欲戰亦謂其以求卿不得怒而欲敗晉師此皆林父及諸欲逭者疾之而加之以罪左傳紀之後人信之變亂曲直甚矣春秋正林父失律之誅書荀林父及楚戰于邲晉

師敗績責林父也非與楚也名陵之師城濮之戰齊桓晉文躬擐甲冑爲諸侯先是以克濟有功晉自靈成迄景童騃無知仰成羣下日底于削今楚子自將圍鄭而晉僅以諸卿當之諸卿復人自爲謀不相統一欲戰者二三欲遁者六七以此衆戰烏得不敗春秋責晉諸卿之不忠所事是以書法特峻夫豈以晉一敗之故遂與楚以霸乎春秋爲中國謀不爲夷狄謀而況僭王之楚可使之遂霸中夏乎止齋名儒立

論如此恐爲後人之惑不得不辨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也楚莊入陳圍鄭敗晉于邲窮兵力以威上國志得而驕睥睨于宋故滅蕭以動之自是宋始多事易子析骸之禍權輿於此春秋之書之不惟罪楚亦以憂中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幽之同盟內外小大翕然來同齊霸之方興也新城之同盟諸侯之散者復合晉霸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霸矣而春秋於四國之為此盟猶以同盟書嘉其不以勝負而為從違舍爒原強盛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是故猶許之以同盟然視於幽之同盟則不可同日語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伐人者多不為春秋所與此之伐春秋無譏救人者

多為春秋所尚此之救春秋有貶蓋宋伐陳義之所得為也前日楚子滅蕭滅宋之附庸也今宋人出師伐陳亦伐楚之與國何為而不可衛之救陳以晉師新敗謀自結於楚非知義之當救而救之也胡氏謂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既縣陳而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多責宋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也衛以救書者見宋師之非義陳為可恤也愚竊以為未然楚挾仗義之名以行其

大不義用詐入陳幾欲亡人之國春秋不與也宋先代之後迺心中國出師伐楚之與國爲人所難謂之非義不可衛甯受盟于清丘乃救陳以求媚于楚謂其救之爲義亦不可也春秋之義在於攘夷胡氏以楚莊縣陳爲討賊主張太過似據正而實不然前既備論復於此而窮其說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羊作伐衛

夏楚子伐宋

或曰楚子伐宋義乎否乎春秋與之乎否邪曰春秋不與也葢宋可伐也而楚之伐之則自爲其私也宋鮑弑其君而簒國迨今十有餘年獨鄭人與之爲大棘之戰稍能治其簒弑之罪楚不能親用師於宋也去年冬忽鼓其入鄭之餘勇滅宋附庸欲以威示宋人使之從已宋不爲動茲遂以兵伐宋左右望而罔市利齊晉桓文有不爲也春秋自數歲以來楚有侵伐一以子書不但正其始封之名亦以著楚莊黷於

用武當服善戰之刑孰云其爲爵乎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邲之敗荀林父身爲主帥逗撓畏怯甫及河即議退師士會而次莫不皆爲避楚自全之計獨先縠毅然請戰曰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又曰由我失霸不如死忠憤激壯惟敵是求而諸帥黨於荀氏惟恐退之不速坐是故敗林父當服上刑先縠不惟無

罪猶可獎也蓋退師者衆人之所欲進戰者衆人之所忌故逗撓畏怯者得無事而忠憤激壯者反受戮由晉景昏庸不君以致用刑舛錯晉自是愈不競矣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著先縠之無罪也胡氏乃謂先縠違命元帥不能用刑以此致敗此以左傳之浮辭而爲春秋之予奪愚竊未敢謂然也自先縠死晉大夫各爲其私計莫有身任國事者晉坐是日削讀春秋者試以是觀

十有四年春衞殺其大夫孔達

據傳孔達自以其身紓衞國之患非衞人殺之也春秋書衞殺孔達著其有罪也孔達爲政于衞不能輔其君以從中國而背清丘之盟救陳以謟楚謂之無罪不可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邲之役楚莊身履戎行晉景畏懦不出諸卿自荀林

父以下望風震怖是以取敗晉人知之此行勸其君自將伐鄭以示其整雖無能有為逡巡引退而春秋猶書晉侯伐鄭嘉其稍能自強庶幾復振之耳嗟夫自晉襄之歿靈以汰而殞身成以庸而失霸景以闇而致敗晉非前日之晉矣而春秋猶拳拳於晉不欲夷狄之遂霸中國故於清丘之盟則書同盟此行伐鄭晉以爵書為中國喜也論者以春秋霸楚蓋考之未精耳

秋九月楚子圍宋併見下宋人及楚人平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歸父襄仲之子也厥父外交强齊弑君專國罪大而莫之討雖於魯宣有援立之恩而人臣外交强國漸不可長亦魯宣之所宜以戒者也前使之會齊人伐莒今復使之會齊侯于穀賊臣孽子世濟其姦推是以往將何所不爲春秋書歸父會齊侯繼書歸父會

楚子比事而書深著履霜之戒非謂大夫伉諸侯而書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或曰魯公始盟楚于齊春秋為之諱及盟于宋不盡諱也今歸父會楚子于宋不復為公諱何歟曰始而盟魯人猶或恥之為之諱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至於再至於三魯人不復以事夷為恥直書其事不加貶斥而義存於其間矣楚自伐宋於魯本無所預而魯人

震悖若禍之已至正由宣公以簒弒得國十有五年未有能討之者今見楚人戮陳夏徵舒懼而往會將以追弒君之討此必公孫歸父爲之謀也彼爲襄仲之子故内自慊而爲此傳者以爲仲孫蔑所請恐非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春秋於夷夏盛衰之際書法極爲謹嚴諸儒解說雖多愚以爲未盡得聖人意也自齊桓之殁荆楚之兵始横行於天下當時與之立敵者一宋襄而已春秋

序宋公於楚子之上深與宋襄能以攘夷爲已任不以其見執於裔夷遂棄之而弗録也今也晉政日衰又敗于邲威望日損與齊桓歿時事有相類者宋文乃能於此時抗夷而即夏不改其平日楚滅我附庸吾則伐其與國楚過我而不假道吾則戮其使人毅然特立有宋襄之風楚莊以是伐而圍之勢雖危迫猶不肯爲城下之盟春秋是以嘉之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貴宋也著宋之義足以敵楚之強也論者惑於

公羊之說以爲子反華元私以兩國情實相告而罷兵此齊東之語必無是事左傳所記者乃其實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公羊傳例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爲當時諸侯強暴侵陵滅無罪之國者言也若夷狄爲中國患芟而夷之亦義之所不容已者滅例不爲夷狄設也武王之有天下滅國五十皆紂黨之爲人害者而況赤狄白狄日以侵暴中國爲事嘗滅我中國諸侯

矣今中國諸侯討而滅之愚以爲春秋無譏也胡文定乃謂赤狄未嘗侵犯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不仁甚矣以爲春秋責晉其不然歟狄之侵暴中國抑亦久矣自齊桓之霸狄已強盛桓公之憂在楚欲治之而未皇也自是以來狄楚交爲中國患至宣公之世赤狄始見經傳所書齊楚晉皆嘗被其侵擾晉景之姊有爲潞子夫人者其臣酆舒殺之強暴可以想見晉之伐之亦有不容已者陸渾無罪而

滅胡氏以爲春秋録楚之有功赤狄有罪而滅胡氏乃以爲春秋責晉之爲暴此愚之所未喻也或曰先儒以赤狄爲唐叔之後若何曰春秋初年三綱雖淪中國諸侯未有以女嫁同姓國者潞子娶晉景之姊其非唐叔之後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杜氏爲王子札文之誤

王札子者王之昆弟挾王寵作亂專殺大臣春秋之

書之譏王室之無政日趨於亂亡也左傳謂王孫蘇與毛名爭政使札子殺毛名則首亂者孫蘇然非札子則無以成其亂非王寵札子而假之以權則札子亦無以爲亂故書王札子殺名伯毛伯譏在王也若札子孫蘇之罪不待貶斥而自見

秋螽公羊作蠓義併見下蝝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高固挾齊侯輔篡之恩娶宣女以爲妻魯之大辱而

宣不以爲辱也今高固自以其國事而出宣使大夫
候之于途謟事外臣而自削其國體春秋書之所以
貶
初稅畝
公羊曰稅畝者何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
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
矣穀梁曰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

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此譏井田之法至此始壞也夏后五十而貢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法之未盡善者也殷人七十而助以六百三十畝爲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田七十畝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此井田之始也孟子謂耕者助而

不稅是也周制九百畝爲井田八家同井其中爲公田一夫授田百畝耕公田十畝餘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及場圃民出其力以耕公田是之謂藉蓋推廣商家之助法雖曰什一實什一分而取一又輕於商家之助矣井田之制至周而大備助而不稅者也今宣公以篡弒得國旱乾水溢蟲螟之變無歲無之用度不給乃變周家盛時之制履畝而征之是之謂稅夫助而不稅周制所以爲善也今以稅易助不計歲之豐凶公田私田

所收之多寡立爲定數而取焉後之言稅者昉乎此此成王周公之罪人也井田之法自此始壞春秋書以責之

冬蝝生

宣公六年螽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十三年螽十五年又螽自入春秋魯之先公水旱螟蝗未有若此其頻者也用度不足乃復變井田之古法而稅畝焉蝝生之應繼之胡文定曰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未已也

高郵孫氏乃曰蝝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螽爲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爲災耳孫氏之説惑於周正者也螽爲嘉穀之害既見於夏矣乃復遺種於冬將爲嗣歲之災故書蝝生爲嗣歲耳

饑

春秋於稅畝之後既書蝝生又書饑以見宣公率意妄行輕變古制上天示異應之以災蝝生自一時而

言也饑自一歲而言也公羊以爲宣公輕變古制應是而有災故書蝝生范注穀梁乃曰蝝者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意與穀同蝝緣之義鑿蝝饑皆變古之應故繼稅畝而書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師滅赤狄潞氏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未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爲故書人以貶之前日楚人圍宋晉坐視不

救謏曰鞭長不及馬腹今滅潞氏矣又滅甲氏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之從我者何

夏成周宣榭公羊作謝火公穀作災

公羊曰成周者東周也宣榭者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其說以爲宣王廟藏樂器之所宣王有中興之功世世不毀故其廟至此尚存穀梁亦以爲藏樂處惟杜元凱得之其說曰榭者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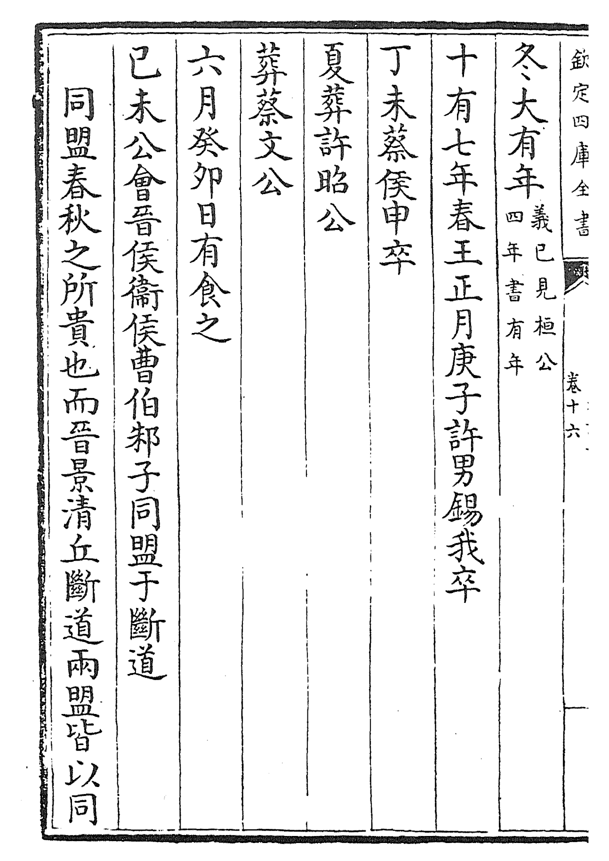
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無屋曰榭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是其證也宣者服虔以為宣揚威武之處恐未然嘗聞之師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東都洛陽也其講武之處至是猶存乃燬于火聖人傷修車選徒之事不復見於衰世故書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休因是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榭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

爲王者後記災也此爲公羊之學者造爲怪僻之論非經意學者不必惑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曰出也女生而願爲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內女之嫁必書嫁而不書郯之伯姬與杞之叔姬是也始嫁不書不與之以夫婦之道出者與出之者皆有罪焉耳義見成

五年杞叔姬來歸



冬大有年義已見桓公四年書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夘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同盟春秋之所貴也而晉景清丘斷道兩盟皆以同

盟書何哉聖人幸中國之猶能自振喜諸侯不忍遂
從於夷特書同盟以襃之既書同盟而五國之君並
著其爵貴之也是時楚莊之氣燄大張晉景之孱庸
日甚而聖人於清丘斷道之兩盟深致其嘉奬拳拳
於望晉而論者不察遽謂春秋與楚以霸其害義豈
不甚哉穀梁曰同盟者同外楚也或謂諸侯同欲伐
齊非也伐齊之議出於郤克一人之私春秋尚不與
其伐豈以是故而與之以同盟乎明年晉侯衞世子

臧伐齊諸侯不預有以見斷道之同盟欲外楚春秋是以貴之清丘斷道兩盟皆幸其猶能同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胡爲而不去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是取貴乎春秋愚謂大夫卒而書者以其爲大夫而

得書也叔肸不爲大夫其卒也特見書以其人可書而書也自入春秋母弟氏名登於簡冊者率以驕盈致亂惟叔肸以節行見稱卓然榮利之外而不廢親親之恩非學問君子而能之乎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或曰楚方爲中國患而晉率衛以伐齊春秋之無貶何哉曰齊自懿惠以來比世再篡怙其强大倡狂妄行漁獵小國其罪亞於夷楚莫有能治之者今晉景

一旦發憤躬履戎行偕衞人以爲此役伐其所當伐也春秋之義強者抑之下者舉之晉景懦無立志自甘於削者也忽興師伐齊亦足以聳諸夏之聽春秋何貶焉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邾人當宋襄之世執鄫子用之于社左傳歸罪於宋

襄愚竊疑焉嘗辨之於前矣今之邾人復戕鄫子于鄫鄫之受禍烈矣邾之無道甚矣蓋復讐天下之大義鄫之先世殞命次睢子孫偷生苟完無有能以復讐爲事者至於今日重遭仇邾之毒彼亦有所侮而動耳昔也戕之于邾臣子欲救之而莫可今戕之于鄫臣子亦復坐視而莫救春秋書邾人戕鄫子于鄫言其空國無人盜賊横行至於殺其君莫有爲之討賊復讐者鄫之臣子皆有罪焉耳

甲戌楚子旅卒莊王也共王立

夷狄之君不卒此其卒之何卒之以子也前是不卒此而始卒之何爲其愈僭而卒之以子也楚自入春秋以來迨今百年武文成穆更起旋仆未有窺周室之心也至楚莊觀兵中原睥睨周鼎挾智任詐欲遂其僭王之夙心故春秋書法至此爲之一變方其存也正其始封之名會盟征伐一書之曰子抑之也迨其歿也復正其始封之名卒之曰子而不與之以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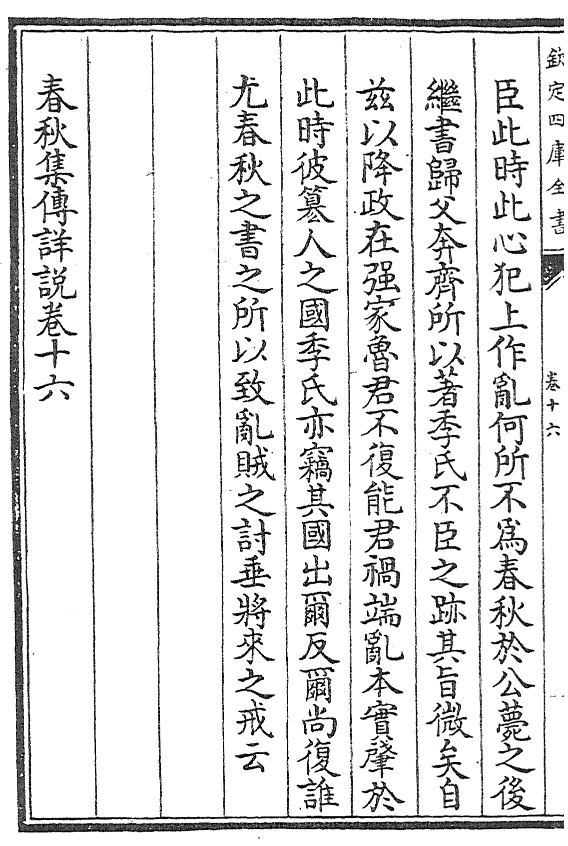
亦抑之也抑夷狄之僭名示海内共主在周夷雖盛強欲僭而莫得也論者乃謂春秋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終之非知春秋者也公羊謂吳楚不書葬所以避僭王之號得聖人正名之旨矣或曰楚莊書子如爾所言固春秋所以抑其僭楚莊之功其併不録乎曰春秋所謂功安中國也尊天子也楚莊用兵不戢志在僭王彼所謂功乃彼之功也於中國何有哉於天王何有哉乃若今年伐陳明年伐鄭又明年滅

蕭園宋愚見其為罪而不知其為功也春秋何取焉
秦穆誚然賢君尚不得與桓文俱霸而况於夷之不
軌者乎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文公之歿春秋書公子遂如齊子卒夫人姜氏歸于
齊志襄仲敬嬴之弒謀成于齊也今宣公之歿春秋
書公孫歸父如晉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奔齊著

宣公之終歸父之逐謀洩於晉也歸父襄仲之子爲魯宣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爲不是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强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必有以其謀馳告季氏者歸父未及返命魯宣忽焉告終豈罪之盈而天討及之邪抑謀之洩而爲其下所先也季氏不以君薨爲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



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為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兹以降政在强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時彼簒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六